

新民晚报

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病房里的父与子

纪忠鑫

陪父赴沪就医,整整三周时间,每天24小时的相处与照料,成年以后没有过。年轻的父母常对孩子说,爸爸妈妈第一次做父母,没经验。等到年纪渐长,做子女的,与步入老年的父母朝夕相处,同样是人生的第一次,不足之处还请见谅。

因为是脊柱手术,陪护必不可少,几乎寸步不离。你会发现,整个病区百分之九十的陪护人是夫妻,似乎养儿防老不如少年夫妻老来伴,结婚更靠谱些。也不得不承认,子女的照顾不如夫妻间的细心与周到,这是几十年一起生活的默契,是同龄人之间没有的代沟。尽管如此,我们却获得了最多的褒奖,只要是子女陪伴床前的,无一例外都会被夸赞:“这孩子真孝顺。”没听到谁夸这夫妻真恩爱的。

我们病房里有两个老头儿,都不十分听话(严格遵守医嘱)。其实也不怪他们,手术后6小时内必须平卧,7天内不准下床,只能2小时翻一次身,还得让人沿着轴线翻,不能自己擅自行动。犹如被困在床上,滋味不好受。病房里最不能听的一个词就是“躺平”,情愿被人绑在床上,也不愿这样能动却不准动,心理和身体的双重压迫,能把人憋到疯的边缘。

隔壁床的老头儿手术后,有一天实在忍不住,自己偷偷动动。他儿子发现后,当然要生气,说了老父亲几句。老头儿也不甘示弱,“你不躺床上,不知道难受,欠欠身子又没事。”争吵到后来,父子俩互不搭理。老头儿要上厕所,就用手指指尿管,惹得我们想打趣儿又不敢吱声。直到晚上,小儿子过来,老头儿和大儿子一起向他告状,小儿子也有点无奈,只能好言相劝。等到他哥哥不在旁边时,对老父亲说:“爸,你要听话,看看我哥这几天熬的,血压和血糖都好高了。”愤愤不平的老头儿,突然老泪纵横,呜咽不止,怎么也劝不住。

刚才还在吃瓜的这边老头儿,我爸,默默扭转头,脸色也暗了下来。世上哪有做父母的想拖累孩子呢?手术后脾胃虚弱,吃不下去。按照医生嘱咐的,需要买蛋白粉补充营养。我爸听后立即表示花那钱干啥,我能吃下去。我才知道,他是怕吃多了,老在床上上厕所麻烦我。

陪床是辛苦,总要点乐子。隔壁床父子吵架,我提前给我爸打预防针:“你脾气好点,人家有两儿子,东方不亮西方亮,你就我一个,大老远来上海看病,可换不了人。”我爸自动转换思维:“我看你还得再要一个孩子。”“拉倒吧,你就别为我考虑了。”有时候我照顾不周,他会说:“我教教你怎么照顾病人。”有时候他没听医生话,我就反击:“我告诉你怎么做病人。”互怼也有的延迟满足感,父子俩彼此都懂。

本来预定的出院日期,在医生的要求下延长了一天。我爸满心的希望变成了焦躁,我也是心里急出火来,没想到此时我俩达到了惊人的默契,开始互相安慰,“待这么多天急了吧?可医生的话也不能不听,再熬一天吧。”“怎么能是熬,这是大上海,不是谁都留的。”

聊着聊着话题又转到我这,“那今天也别闲着,你把你花的钱算算,回头我给你。”我一听就乐了,“是的啊,要不是惦记着你那几两碎银子,我能请假专门照顾你?”我爸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这大概是独生子女家庭特有的幽默吧。



郑辛遥

健康三通:血脉通、肠胃通、想得通。

泡饭,是上海人最常见的早饭。

弄堂人一大早要买菜、生炉子、烧泡饭、刷马桶……是“战斗的”早晨,泡饭只要在煤球炉上把隔夜饭加水煮开便成,省事又节俭。每天早上被母亲喊起,稀里糊涂地穿衣、刷牙、洗脸,来到桌前,揉着惺忪的眼睛,一大碗泡饭已盛好,旁边是一碟小方腐乳。那时大米定量供应,还是洋糙米烧的,黄糙糙的。

隔几条弄堂便有一个油酱店,店里有酱菜柜,一只只玻璃盖着的钵头,有一角四分一斤的青萝卜,一分一块的臭腐乳,还有螺丝菜、萝卜头、大头菜、什锦菜、榨菜。偶尔,母亲也会买几只咸鸭蛋、皮蛋,一分二角,我与弟弟各半,那是一年四季少有的。碰到什么节日,母亲会叫我去买油条,我拿了一根筷子脚底抹油般地夺门而出。母亲将买回的油条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,

一副牌不完,我碗里的泡饭是不会吃完的。躺在竹椅上纳凉,午夜一觉醒来,肚子饿了,也会盛一碗冷饭,开水泡,咸菜土豆,味道也不差,那是弄堂孩子的“夜点心”。

母亲晚饭烧多了,吃不掉只好用纱布罩子盖住,那时没有冰箱,剩饭浸在井水里,但天太热,到了次日早晨,有时米饭也会馊掉的。母亲舍不得倒掉,照样把馊饭烧成泡饭,自己带头若无其事地吃起来。她想言传身教,让我们也跟着吃。可我闻到馊泡饭的味道,宁可饿肚子也不愿意吃。我振振有词:“吃坏了肚子怎么办?”母亲说:“有黄连素。”我说:“药比泡饭贵。”母亲不

在花木市场偶见一棵大草本,茎直立粗壮,似绿色的万花筒,松针般的绿叶向四面八方生长着,茂密旺盛,丛丛青碧,顶生朵朵黄花,远远就闻到其特有的香气,清冽逼人。却原来是草本“茴香”。

提起茴香,就想起北方朋友分享的香味独特的茴香馅饺子。茴香在他们眼里是餐桌上的菜,而南方人几乎没见过作为蔬菜的茴香,大多只认识作为香料的茴香果实,更不用说认识茴香这种植物了。其实,南方人熟知的茴香,通常是一种被称为“大茴香”的乔木八角茴香,而非北方人口中的草本茴香。草本茴香又称小茴香、小茴香或香丝菜,夏季开花秋结果。花为复伞形花序,顶生,伞梗多

翻开中国古代文学史,会发现一种奇特的现象:许多文人虽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,闪耀着夺目的、永恒的光芒,但在仕途上却坎坎坷坷,少有建树。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,其实也是一部古代文人的磨难史和抗争史。对于这种现象,后人多同情地冠以“怀才不遇”一词。笔者对此却有不同的理解。

“怀才不遇”,前提是须有“才”。没有“才”,又何谈“遇”与“不遇”呢?问题在于,“才”有“文才”和“官才”之别。“文才”,是指在文学领域里的才能。流传至今的古代文人的诗歌或文章,都是经大浪淘沙后的精品,他们的“文才”早已得到举世公认,是“遇”了。“官才”,是指做官的才能。中国古代选拔官吏的方法是科举考试,考试的内容是以文章的优劣为依据,由此,许多人凭借“文才”走上了仕途。然而,由此“文才”也便和“官才”混为一谈。落魄文人中,有“文才”而没有“官才”的人,大有人在。重新审视一下他们自身素质和能力的缺陷,或许有些许启示。

贾谊,年仅二十岁就被召为博士,后因提议改革政治,遭权贵嫉妒毁谤,贬为长沙王太傅,33岁抑郁而死。毛主席有诗感叹:“贾生才调世无伦,哭泣情怀吊屈文。梁王堕马寻常事,何用哀伤付一生。”

古今有作为的政治家,人生道路无不都是曲折坎坷,沉沉浮浮,无不都是百折回头的。贾谊锋芒毕露,又缺乏政治家必备的意志、毅力和胸怀,遇挫折便郁郁寡欢,一蹶不振,终难成大事。

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陶渊明,长期以来,人们都赞美他不唯上、不唯权贵的骨气。现在看来,也可以有别的理解。“折腰”,乃旧时的礼仪。上级领导下来视察和指导工作,理应接待和陪同。待人有礼貌、与人沟通、与人合作,既是对人的素质一个基本要求,也是职场最起码的交际能力,而陶渊明却不具备能力和意愿,于是,他只能选择离开。况且,他的逃避是有其物质前提的:如果没有“方宅十余亩,草屋八九间”,那么“羁鸟”大概也飞不到所恋的“旧林”,“池鱼”也游不到思念的“故渊”了。

李白也始终没真正认识到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里的“材”仅仅是“文才”而已。李白曾于天宝初年应诏入京为翰林。他恃才傲物,天宝三年,唐玄宗便“赐金”让他“还山”。唐玄宗惜其诗才,相比之下,已算是客气的了。

“忍把浮名,换了浅斟低唱!”不知“今宵酒醒何处”的柳永,沉溺于“烟花巷陌”和“偎红倚翠”,以“风流事”为“平生畅”,为人放荡不羁。若考虑到思想意识和生活作风层面的要求,那么宋仁宗在考察干部时将他名字勾掉,也是难免的。

苏轼先反对王安石新法,后又和保守派司马光过不去,在新旧二派的激烈斗争中,两边都反对,两边都得罪,于是就就像一只皮球,被踢来踢去,累遭谪贬。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是伟大的政治家,他们的政治分歧,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裁断孰是孰非。苏轼具有完美主义的文人情结,所以也就只能“早生华发”,将满腔的惆怅“醉”于江月之中了。

综上所述,这批文人这样那样,都缺了点“官才”,他们的“不遇”也就在情理之中了。

另一类文人,终生未进入过官场,其“官才”不得而知,而其“文才”也可推究一番。

蒲松龄,自幼聪慧好学,热衷功名。屡应省试不第,直至71岁时才成“岁贡生”。偶尔的批阅卷差是难免的,但在近40年的考试中屡试不第,唯一的解释就是蒲松龄的文章确实过不了关。写小说固需“文才”,但科举考试的文体是“八股文”,这是硬性规定,当然也有其行文要求。本来就不是一回事,屡屡落第,也在常理。“天孙老矣,颠倒了天下几多杰士。蕊宫榜放,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!”科场的失败使蒲松龄悲愤万分,可也许,他本来就不是写公文、做官员的人。

还有一类文人,细究其“文才”和“官才”,似乎觅不到短板,这就需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考量了。历史潮流,浩浩荡荡,只有在顺应潮流的前提下,个人的才能才有发挥的空间。

忙不迭披件棉袄冲出被窝,将封的炉子打开炉门,把隔夜饭倒进开水,在炉子上煮着,再钻回被窝慢慢穿衣。等穿好衣服,洗漱完毕,母亲买菜回来跨进门槛的那一刻,泡饭煮开了。整个冬天,轮到烧泡饭我就用此招,屡试不爽。

吃过最差的泡饭是在农场。“三夏”大忙,凌晨两点起床,人昏昏沉沉的,食堂买来二两米饭,开水也没有,只得在深井水龙头上放点凉水,过一根腌茄子,这就是农忙时的早餐了,连续两周如此。井水泡饭实在难咽,为了有力气干活,只好硬着头皮吃下去。

菜泡饭,是我儿时喜

吃的一种花式泡饭。母亲把隔夜的剩饭冷菜统统倒在钢种饅子里一起煮,稍微放些盐,也叫咸泡饭。吃菜泡饭时母亲是不许我再吃酱菜的,但菜泡饭有油水,撒点胡椒粉,也非常爽口。春节初五过后的日子,碗根里的荤菜渐渐减少,都是些剩饭剩菜,成了菜泡饭很好的食材。放点荤菜,添点素菜,烧到后面成什锦泡饭了。农场战友欣欣回忆道:儿时特别喜欢奶奶烧的蛤蜊肉菜泡饭,妈妈做的肉糜菜丝泡饭,那香喷喷的一碗泡饭,带来的都是暖暖的满足感和浓浓的亲情。

是啊,回忆起来,醇香和亲情味,就是泡饭最特别而难以忘怀的味道。

我曾经是一名电影放映员。给人们送去文化大餐、精神享受的放电影工作让人羡慕,当放映员很快乐;但光鲜亮丽的背后,也有受苦受累受委屈的时候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,正是解放思想的时候,一些过去禁演、老电影纷纷解禁。有些电影在仓库存放了二三十年了,胶片破损严重,而且以前的材料是易燃的,放映中有时会突然无声,有时会突然断片,如果动作不快处理不当,片子就会烧了。但观众不知道这些情况,一看电影突然中断,就会破口大骂放映员,处理等待的时间稍长一点,甚至会骂你是饭桶。

农村放电影大多是露天的,有时开映时天还是好好的,放着放着突然下起了雨,观众可以跑开躲雨,放映员只有赶紧保护好电影机器,自己却像个落汤鸡。晚上放完电影,收拾好行当,再吃好夜宵,已经比较晚了,还得骑车回去。农村土路坑坑洼洼,有时要经过一片坟地,冷不丁还会窜出野狗野猫之类,使人毛骨悚然。有一次,放电影结束已经11点多,经过一片树林地,一只流浪狗突然窜出来,吓得我一哆嗦,自行车连人栽在水沟里,一时不知所措。定神一看,立刻起来,整理好放映机和片子继续赶路。

人的胆子是逼出来的,我专门去县城买了手电筒,在夜里赶路时感觉哪里有怀疑的地方,就用手电筒往哪里照,慢

慢慢地也就适应了走夜路。

我们公社有几个村庄有20多里路,并且都是在山区,我刚到电影队时,师傅带我去过两次,以后都是我一人前往,毕竟师傅有个家,我一小年轻无牵无挂的。为了让山里的群众也能够每月看上二三场电影,上山后我都要分别去两个大队各放一场,那就得在山上待三天两夜。那里交通不便,不能全程骑车到达,中午饭吃好后,早上上路,自行车颠颠簸倒骑到山脚下,找一户人家把车寄放着,再肩扛放映机,步行五六里山路。那真的是翻山越岭,渴了就在山涧小溪边捧口水喝,累了路边石头上坐一会,饿了啃两口馒头,到达后全身被汗水湿透。春秋天好一点,冬天贴身穿衣服汗湿不能及时更换,山里的冷风一吹,第二天就感冒了。就是这样,我也坚持每月按时去放电影。有一年,本来定好第二天去山里放电影,结果当天下了一场大雪,积雪有一尺来厚。这种情况本可以等雪化了再去,但我想村里的乡亲们肯定都等着盼着呢!于是,第二天毫不犹豫地出发了。雪厚不能骑车,我就走路进山,近20里的雪路加山路确实很艰难。环顾四周,只有我孤单一人行走在茫茫雪地里。当我到达放映点时,村里人都感到很惊讶,谁也没想到大雪封山我都来了,纷纷竖起大拇指夸奖我,那时,感觉自己好伟大。

风雨兼程放映员

洋洋

雅玩

七夕会

在花水市场偶见一棵大草本,茎直立粗壮,似绿色的万花筒,松针般的绿叶向四面八方生长着,茂密旺盛,丛丛青碧,顶生朵朵黄花,远远就闻到其特有的香气,清冽逼人。却原来是草本“茴香”。

提起茴香,就想起北方朋友分享的香味独特的茴香馅饺子。茴香在他们眼里是餐桌上的菜,而南方人几乎没见过作为蔬菜的茴香,大多只认识作为香料的茴香果实,更不用说认识茴香这种植物了。其实,南方人熟知的茴香,通常是一种被称为“大茴香”的乔木八角茴香,而非北方人口中的草本茴香。草本茴香又称小茴香、小茴香或香丝菜,夏季开花秋结果。花为复伞形花序,顶生,伞梗多

枝纤细,每一小伞生5-30朵小花,五瓣,金黄,有强烈特别的香气。果干燥,呈小圆柱形,两端稍尖。

茴香的果实是一味中药,味甘,微辛,气芳香,具有祛寒止痛、理气和胃的功效,提取的茴香油可驱风,还有某些抗菌、预防癌症作用。

茴香含有的具有抗炎性能的植物营养素被称为“茴香脑”,能通过阻止乳腺癌细胞的生长而发挥抗癌效应。茴香还有催乳丰胸效果,在汤菜中加入一些茴香菜可促进哺乳期的女性分泌乳汁。此外,茴香可缓解和减轻女性的痛经症

知否,小茴香

汪洁

状,在月经开始时,每天服用含有30毫克茴香提取物的胶囊能减轻月经疼痛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:“臭肉和水煮,下少许,即无臭气。故曰茴香。酱菜末中亦要。”茴香的幼茎嫩叶,一簇簇一簇簇,脆嫩鲜美,凉拌茴香、茴香菜炒蛋、茴香虾球、茴香卤菜、茴香月饼、茴香包子、茴香豆、茴香茶叶蛋等,都是餐桌上百吃不厌的夏天美味。用茴香拌肉糜做馅包饺子,入口香味浓郁,挑动味蕾。“数梗青茎满碧芳,怀香散郁解愁肠。”过节时茴香饺子,一口“茴香”,一句“回乡”。

小茴香,小茴香,夏天馈赠的滋味。小小香丝,缕缕清凉,药食同源,沁入脏腑,心底怀乡有归依。